

徐则臣
作品

最后一个 猎人

◎ 2014年1月出版

非虚构

最后一个猎人



徐则臣 作品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最后一个猎人 / 徐则臣著. -- 成都 : 四川人民出版社, 2018.7
ISBN 978-7-220-10801-3

I. ①最… II. ①徐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113304号

ZUIHOUYIGELIEREN

最后一个猎人

徐则臣 著

策 划
责任编辑
整体设计
责任校对
责任印制
出版发行
网 址
E-mail
新浪微博
微信公众号
发行部业务电话
防盗版举报电话
照 排
印 刷
成品尺寸
印 张
字 数
版 次
印 次
书 号
定 价

徐晓亮
唐 婧
张 妮
申婷婷
祝 建
四川人民出版社 (成都市槐树街2号)
<http://www.scpph.com>
scrmcbs@sina.com
@ 四川人民出版社
四川人民出版社
(028) 86259624 86259453
(028) 86259624
最近文化
成都东江印务有限公司
143mm × 210mm 1/32
11.5
270 千
2018 年 7 月第 1 版
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ISBN 978-7-220-10801-3
58.00 元

■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本书若出现质量问题, 请与我社出版社联系更换
电话: (028) 86259453



徐则臣，1978 年生于江苏东海，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，供职于人民文学杂志社，著有《耶路撒冷》《王城如海》《跑步穿过中关村》《青云谷童话》等。

曾获鲁迅文学奖、老舍文学奖、冯牧文学奖、庄重文文学奖、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等，部分作品被翻译成德、英、日、韩、意、蒙、荷、俄、阿、西等十余种语言。

自序

徐则臣

写了二十一年，如影随形折磨二十一年的，不是写作的难度，不是创新、求变，不是让自己一天比一天更好的焦虑——这些都算不上折磨，就算是折磨，那也是痛并快乐着；折磨来自虚妄，来自意义：二十一年来，意义像条狗一直凶猛地追在身后。对意义的追究常导致虚妄，成了我的写作中间歇性发作的“偏头疼”，这头疼排山倒海、桀骜锋利，经常让生活也跟着偏瘫。我必须想方设法寻求支持，把空荡荡的事关文学信心的量杯灌满，才能让生活重新站直了，平稳地往前走。

为什么要写？写这些有什么用？拿起笔，打开电脑，首先面对的就是这两个问题。我必须先把自己说服了，故事才能启动。所以，每一个小说，不管长短，第一句话之前我都得像头拉磨的驴子在房间里转很多圈，直转到那口气上来了，足了，坐下来开始干活儿。也因为这个原因，我极少回头看自己的作品，绝大多数写完了、改好了、送出去，从此就不再看。我担心突然又找不到那个“意义”。那失重的虚妄感是如此狂暴，如同一闷棍迎头砸来。

很多人会觉得可笑，一个活儿干了二十多年，竟然还解决不

了“为什么干”的问题？说来惭愧，这病我一直没法根治。写作干的就是件说服别人的事，但讽刺的是，我最大的问题在如何说服自己，说服自己写作这件事值得做，眼前的这个东西值得写。二十一年来，我不知道我的作品多大程度说服了别人，说服了多少人，但我知道我多少次勉强说服了自己。这三本集子里的这些小说，就是勉强说服自己之后，赶紧趁热写出来的。

这些年，关于文学我说了一些貌似嘹亮正大的道理，好像我对文学有多少正解，其实，这所有的道理都是我跟自己搏斗的结果，我曾用它们说服过自己。我得让自己先信，然后去做。

有一年我去拉美，抱着一本被翻译成西班牙语的小说跑了好几个国家。每到一处都要谈文学，谈得我后背发凉、内心发毛，虚妄之症突然就犯了。一本小说，值得穿过大半个地球么？值得穿过大半个地球去说它么？我都想直接从讲台上下来。出于礼貌，我把自己摁在座位上，深呼吸，继续谈。谈不了自己我转而谈起了拉美文学。谈墨西哥的胡安·鲁尔福、富恩特斯、帕斯，谈哥伦比亚的加西亚·马尔克斯，谈智利的米斯特拉尔、伊莎贝尔·阿连德、波拉尼奥，谈阿根廷的博尔赫斯、科塔萨尔。

碰巧这几个国家我都去过，谈着谈着我的腰杆就挺起来了。我发现，我对这些国家的所有理解几乎都建立在上述作家和诗人的作品上，行前突击恶补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诸种资料和旅游指南小册子，全然记不起一句，能想起来的对于该国、该地的历史、风物与人情的知识，皆出自那些伟大作家和诗人之手。在他们的小说、散文和诗歌里，一个国家最真实可靠、最丰沛动人的细节被最大限度地保留了下来。假如理解一个国家需要一幅地图，最有效的，也许并非那种花花绿绿画了无数线条、遵循某种严苛的比例尺的地理之

图，而是文学，是小说、散文、戏剧和诗歌。我的声音里立马就有了理直气壮。至少那阵子的突发性偏头疼治好了。

文学跟GDP永远也扯不上关系，文学也降低不了房价、抑制不了通货膨胀；读完一篇小说我们该刷牙还得刷牙，该吃饭还得吃饭，它连一截牙膏和一碗稀饭的价值都不具备；但是，它能让我们想起GDP，想起房价、通货膨胀，想起牙刷牙膏稀饭馒头和咸菜，它还能让我们想起这些之外的所有东西，想起整个世界。还有什么能比唤起对整个世界的好奇与回忆更大的意义？

兜了一个大圈，我终于再一次找到个有效的方子。写作要克服偏头疼，出版集子更得克服这个毛病。赶上这三本集子的编选，是个大事，我无论如何得对自己说OK，要不下不了印刷厂。这三本集子囊括了二十一年里写作的大部分中短篇小说，它们也许没有能力让读者想起整个世界，但它们确曾真诚地试图去呈现我所理解的那个世界，关于故乡的，关于花街和运河的，关于北京的，关于长长久久的各种疑难和在路上的。

我知道我对“意义”的理解过于狭隘，因为，于作者的意义只是作品意义的一部分，还有另外一部分，在读者那里。亲爱的读者朋友，那剩下的事情就交给你们了。谢谢！

2018年6月14日，安和园

目录

花 街	001
最后一个猎人	020
镜子与刀	039
刑具制造者	059
水边书	074
夜 归	118
这些年我一直在路上	132
伞兵与卖油郎	154
逆时针	176
小城市	233
浮世绘	284

花 街

1. 老默

修鞋的老默死在中午。据负责处理这件案子的警察说，老默死的时候大约在一点左右。一点半多一点，开杂货铺的老歪从床上爬起来，迷迷糊糊地披着衣服要去厕所，开了门惊得他睡意全无，他看见老默倒在他的修鞋摊子上，脑袋歪在一堆修鞋的家伙里，一半的屁股还坐在倒下的小马扎上，吃了半边的馒头从饭盒里滚到了老榆树底下。老歪喊了一声老默，老默一动不动，又喊了一声，还是不动，再喊了一声，他就叫了起来：“老婆不好了，修鞋的老默死了！”

老歪是个大嗓门，他的叫声把一条街都惊动了。沿街的门板零乱地打开，吱吱呀呀响成一片，一双双穿着拖鞋的光脚陆续从花街两头奔凑过来，到了榆树底下就不动了，他们把老默的修鞋摊子围成一圈。他们不敢上前，站在一边把两只手握成拳头抱在胸前看，我祖父和老歪走上前去，一人拽着老默的一条胳膊把他从修鞋摊子上架起来，他们想让他站直了。可是老默站不直，脚没法坚实地着地，整个人像一只僵硬的虾米，总也抬不起头来。祖父试探一下老默的鼻孔，脸一下子拉长了，摆摆手对大家说：“没用了。”

老歪的老婆从斜一侧的树根处捡起老默吃剩下的那半个馒头，又冷又硬，像一捧粗砂做成的，一碰就向下掉馒头渣子。“这个老默，做饭时我说给他热一下，他不愿意，说喜欢吃冷的，”她把馒头展示给大家看，抹着眼睛说，“这下好了，连冷馒头都吃不上了。”

附和她的是我祖母，她那样子好像是因为生气才掉眼泪的，她在我祖父旁边指指点点，主要针对老默单薄的衣服。“你看这该死的老默，给了他好几条裤子他都不穿，就穿两条单裤，连毛裤都不穿，大冷的天。”老默穿得的确很少，一件老得袖口露出棉花的小棉袄，上面套着蓝灰色的中山装，裤子是打着补丁的灰色单裤。还光着脑袋，而我们花街上头发少的老人在冬天都戴着呢子或者毛线织成的帽子。祖母的话引起了大家的共鸣，很多人都跟着数说老默的不是。你想想，一年到头在花街摆摊修鞋，三三两两地积累下来，老默的日子应该过得很不错才对。又不是没钱，吃饭也省，穿衣也省，还要省成个百万富翁哪。大家议论得很起劲，把老默已经死了这事都给忘了。

“别咋呼了，人都死了，”我祖父说，想找个合适的地方把老默放下，他不能和老歪就这么一直抱着他，“男人留下，女人快回去找警察！”

女人们一哄而散，慌慌张张地不知要往哪儿跑。

祖父和一帮男人留下来收拾老默和他的修鞋摊子，杂七杂八的东西都捡起来放到他的三轮车里。老默的身体僵了，祖父他们折腾了半天也没能把他弄直，只好就让他弯着睡在草席上，说不出来的别扭的姿势。草席是开豆腐店的蓝麻子让儿子良生从家里拿来的，没用过的新席子。老默生前最喜欢吃蓝麻子的豆腐脑，几乎每天早

上都吃，这些年来没少给他送钱。刚收拾好，警车就到了，车停下来警笛还响着。尖锐的警笛声不仅把花街上的居民全吸引过来了，周围几条街巷的人也循着声音聚来了。人们源源不断地向老榆树底下涌来。都知道一定出大事了，否则警车不会钻进花街这样狭窄的小巷子的。

警察的程序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复杂。他们拍拍打打把老默试探了一遍。掀开他的眼皮，撬开他的嘴，祖父他们刚刚没发现，老默的嘴里还有一块没嚼碎的冷馒头。抱着他的脸左右端详，又简单地看了一下老默的周身，解开他的衣服又给他穿上，也是折腾来折腾去，就检查完了。我祖父问一个戴眼镜的警察怎么回事，警察说，还能怎么回事，他是猝死，与别人无关。这个结论多少让我们有点失望。

老默对我们花街来说，其实是个熟悉的陌生人，因为没人知道老默的底细。他整天在这里摆摊修鞋，但是谁也不知道他家在哪里，家里还有什么人。什么都不知道的我们不知该把他送到哪个地方，只好由警察先收着。警察们同意了，他们也要做进一步的调查。警察让祖父他们帮个忙，把老默的尸体抬上车，正要塞进车里时，那个戴眼镜的警察在老默的上衣口袋里发现了一张纸。他打开那张因折叠时间过久而发绒泛黄的纸片，看了一眼就专注地读出了声：

“我叫杨默，半生修鞋，一身孤寡，他们叫我老默。我已经老了，算不透自己的死期，所以早早立遗嘱如下：我愿意将仅存的积蓄两万元整送给花街蓝麻子豆腐店的蓝良生，已将款额存到了他的名下，请发现此遗嘱者代为转达。老默感激你了。”

2. 花街

从运河边上的石码头上来，沿一条两边长满刺槐树的水泥路向前走，拐两个弯就是花街。一条窄窄的巷子，青石板铺成的道路歪歪扭扭地伸进幽深的前方。远处拦头又是一条宽阔惨白的水泥路，那已经不是花街了。花街从几十年前就是这么长的一段。临街面对面挤满了灰旧的小院，门楼高高低低，下面是大大小小的店铺。生意对着石板街做，柜台后面是床铺和厨房。每天一排排拆合的店铺板门打开时，炊烟的香味就从煤球炉里飘摇而出，到老井里拎水的居民起得都很早，一道道明亮的水迹在青石路上画出歪歪扭扭的线，最后消失在花街一户户人家的门前。如果沿街走动，就会在炊烟的香味之外辨出井水的甜味和马桶温热的气味，还有清早平和的暖昧。

老默跟着一条水迹进了花街，多少年来都是这样。三轮车的前轱辘压着曲折的水线慢腾腾地向前走，走到榆树底下，拎桶的人继续向前，老默停下了。他把修鞋的一套家伙从车上拿下来，一样样井井有条地摆好摊子，然后闻到了蓝麻子家的豆腐脑的香味。他扔下摊子循着香味来到豆腐店里，在柜台里边固定的靠窗的长条凳上坐下，对着热气腾腾里正忙活的麻婆说：“一碗豆腐脑。你不是知道么，香菜要多多地放。”然后对从豆腐缸后走出来的蓝麻子说，“生意好啊，麻哥，老默又来了。”

蓝麻子给他抹一下桌子，说：“馒头带了吗？”

“带了，”老默从口袋里拿出昨天晚上买就的馒头，生硬地掰开，“麻哥你看，冷了吃才有馒头味。”

麻婆一直不说话，只有蓝麻子陪着老默天南海北地瞎说一通。吃过一碗热乎乎的豆腐脑老默就一头大汗，抹抹嘴递上钱，开始向蓝麻子和麻婆告辞，一路点着头往回走。他从不在豆腐店里待太长时间。走过我家的裁缝店时，不忘和我祖父祖母打个招呼，说两句天气什么的无关紧要的话。回到榆树底下他的修鞋摊子前，在小马扎上坐下来，摸出根香烟独自抽起来，等着第一个顾客把破了的鞋子送过来。这时候花街才真正热闹起来，各种与生活有关的声响从各个小院里传出来，今天真正开始了。懒惰的小孩也从被窝里钻出来，比如我，比如蓝麻子的孙女秀琅，比如老歪的孙女紫米。

我和秀琅、紫米常在一起玩。走过修鞋摊子时，我们都会停下来摆弄那些修鞋的工具，锤子、剪子和修鞋的缝纫机，老默一点都不烦，做着示范告诉我们这些东西怎么用，在什么时候用。我们偶尔也会冷不丁地问他一个相同的问题，为什么他每天都来花街，我们的鞋子可不是每天都坏的。事实上也是这样，有时候他在树底下坐上一天也修不上两双鞋，多数时间他都在和我祖父他们聊天，或者一个人干坐着吸那种味道刺鼻的卷烟。

“习惯啦，”老默笑呵呵地说，“就跟走亲戚似的，看到小寒、秀琅和紫米心里就踏实了。”

他常常会给我们三毛两毛的零花钱，让我们去买糖吃。我不要，我祖母不许我拿老默的钱。紫米也不敢要，老歪不喜欢她吃零食。老默就给秀琅，说好孩子，爷爷给你的钱就拿着，买点铅笔、橡皮和糖豆，别忘了分一份给小寒和紫米，听话，拿着。秀琅就乖乖地接住了，有时她不要，不要老默也硬塞给她。

老默在花街修鞋有些年头了，我记事起他就坐在榆树底下。谁也记不清他是哪一年哪一天第一次出现在这里了。时间不是问题，

问题在于花街太小，要修的鞋子不多，每天都来就有点浪费了。所以我小叔有一回在吃饭的时候说，是不是老默看中我们花街上的哪个女人了？说完小叔自己就笑了，他也觉得这个想法好笑。但他还是被祖父骂了一通。

“瞎说，老默都多大了！”祖父说，“人家老老实实挣着血汗钱，怎么会随便去招惹那些小院里的女人。”

祖父说的小院里的女人是指我们花街上的妓女。花街，听听这个名字就知道了。后来我从祖父祖母和街坊邻居那里逐渐了解到了一些花街的历史，发现这个名字的确与妓女有关。几十年前，甚至更早，这条街上就住下了不少妓女。那时候运河还很热闹，往来的货船和竹筏子交替在运河边上的各个石码头上靠岸，歇歇脚，采买一些明天的航程必要的食物和用具，也有一些船夫是特地下船找点乐子的。那会儿的花街还不叫花街，叫水边巷，因为靠近小城边上最大的一个石码头。下船的人多了，什么事也就都来了。水边巷逐渐聚集了专做皮肉生意的女人，有当地的，也有外地的，租住水边巷哪一家小院的一个小房间，关起门来就可以做生意了。生意越做越大，名声就跟着来了，运河沿线的跑船的和生活无忧的闲人都知道石码头边上有一条街，院子里的某一扇门里有个鲜活动人的身体。花钱找乐子的慕名而来，想卖身赚钱的女人也慕名而来。有很长一段时间，花街的外地人多于本地人，祖父说，当初花街人的口音杂啊，南腔北调的都有，做衣服都麻烦，他们一人一个口味。水边巷的名字渐渐被人忘了，就只知道有一条花街，后来干脆花街就叫花街了。

现在的花街已经比较干净了，上面规定不准女人用身体挣钱了，而且那种行当也出不了大门。但还是有，只要这世上花肠子的

男人还有，妓女就绝不了种。我也知道花街上的几个妓女，见了面我还和她们打招呼，叫她们什么什么姨。她们平常和花街上的其他人一样，或者上班，或者出门做别的事，只有在她们悄悄地在门楼上和屋檐下挂上一个小灯笼时，才成了妓女。挂上灯笼就回到小屋子里，等着有兴趣的男人们来敲门。她们很安静，无声无息地挂上灯笼，又无声无息地取下，和花街上的人一样沉稳平和地生活。

祖父认为老默不可能是冲着哪个小灯笼来的，也没有人这么认为，小叔也是随便开了一个玩笑。老默只是一个修鞋的老头，他整天都在老榆树底下坐着哪。到了黄昏时分，老默开始慢悠悠地收拾摊子，修好的鞋子送进老歪的杂货铺等着鞋主来取，没修好的带回家，他和我祖父他们打过招呼就骑上三轮车，晃荡晃荡地出了花街。

关于老默，花街上的人谁也不敢说对他十分了解。他只说很少的话，关于他自己的更少。我祖父和老歪知道的算是多的了，因为杂货铺和裁缝店斜对着老榆树，祖父和老歪即使在忙活时也可以伸头和老默聊天。再说他们忙的时候实在不多，花街的生活像是陷在一张陈旧的黑白照片里，晃晃悠悠的，想忙都忙不起来。老默死后，我祖父和老歪都感叹，老默孤身一人，连个家人都没有，是哪里的人住在哪儿也不清楚，回去的路都不好走啊。他们知道的也不过这么点。

3. 良生

老默的死因最终没有什么改变，还是猝死。不知道警察是怎么检查的，反正他们把老默原封不动地又运回来了，要把他交给豆

腐店的蓝良生。他们说，已经把老默的身世仔细地调查过了，没有什么重大发现，只知道他是外地人，但几十年都住在离花街不远的一间小屋里，其他的就没了。因此，我们知道的老默就是一个人落魄地活着的鞋匠，孤寡一人，每天骑着他的三轮车来花街为我们修鞋。按照小城的风俗，死去的人应该有人接管，要有儿孙后辈来为他扶灵，办一场盛大的葬礼。所以警察就来问蓝良生，是否愿意操办老默的葬礼，因为老默把他定为了自己的遗产继承人。这是能够找到的唯一与老默有点关系的人。

警笛响进花街时，没有人知道他们要干什么。街上的人追着尖叫的声音跑上来，大人小孩都跟在后面。警车停在豆腐店门前，警笛一直没有停下，大家都以为豆腐店里出了什么事。但是豆腐店的门关着，听不见店里有什么动静。两个警察从车里出来，打开后车门，拉出一副担架。让我们吃惊的是，担架上覆盖一块白布，白布下面是一个人形。当我们猜出白布底下的人是死去的老默时，豆腐店的门开了，良生从门后探出了他的大脑袋，一边看一边把右胳膊伸进外套的袖子里。

“你们这是干什么？”

“找不到亲人了。老默的葬礼只能托付给你了。”警察说。

“托付给我？我与他有什么关系？我过我的日子，他修他的鞋，”良生说，“我凭什么要为一个陌生人操办葬礼？”

警察说：“你是他指定的财产继承人。”

良生出了豆腐店，对着警察摇晃着手说：“你别提那两万块钱，为了它我已经说不清楚了。”

他不愿意操办老默的葬礼。良生是我们花街上最有身份的人，在一个什么局里当干部，举手投足都是公家人的派头。他比花街上

的任何人都要面子，这我们都知道，平常我见到的良生都穿着西装打着领带，脚下的皮鞋擦得锃亮，右胳膊底下整天夹着一个小皮包，走路都甩开了胳膊走。我遇到他就叫一声叔叔好，他对我点点头，嗯了一声点个头就过去了。所以我祖母说，良生就那样，忙得跟省长似的。多少年了他都在坚持跟蓝麻子和麻婆商量两件事，一是离开这个叫花街的地方，这名字在小城声誉有问题；二是别再开这个寒碜的豆腐店，他不缺那几个钱，也不会让自己的爹娘缺这几个钱。但是蓝麻子和麻婆两条都不答应，我们在这里住了一辈子了，开了一辈子的豆腐店，离开花街的豆腐店你让我们怎么活。他们说什么也不挪窝，死也要死在花街上。前两年蓝麻子身体不好，躺在病床上好几个月，差点完了，良生又劝他们离开这里到繁华热闹的地方去住，那里看病都方便。蓝麻子觉得也是，在花街躺倒了找医生都麻烦，就打算放手不干了。麻婆还是不答应，她坚持要把豆腐做下去，一直做到要死了不能动的那一天。

老默蒙着白布躺在豆腐店的门前，警察已经想办法把他弄直了，能看到一个瘦长的人形。周围挤满了人，堵住狭窄的青石路。大家指点着老默的尸体和豆腐店议论纷纷，说什么的都有。修鞋的老默，豆腐店和豆腐店老板的儿子，原本不相干的两件事现在扯到一起，大家发现原来还很有意思。

“把他运走，别停在我们家门前！”良生说。

“他不是把钱都留给你了吗？”有人说。

“你不干？他为什么偏偏把钱留给你呀？”

“还能白拿钱不干事呀！”

“钱？好，你们谁愿意送他下地，钱就归谁。”良生早就听出他们说的不对味儿了，脖子上的青筋都跳起来了，大着嗓门说，